

Time Vision
时光幻象

MOVIE THEATER
ON PAPER

纸上电影馆

王晋康
著

转生 的巨人

The Reborn
Giants

刘琥
绘

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最佳科幻作家金奖得主
12次中国科幻银河奖得主

王晋康 科幻精品自选集

最有望拍成科幻电影的7篇小说

董仁威、姚海军、刘慈欣倾情推荐

“如果说刘慈欣在创造中国科幻的天空，
那么王晋康则在构建中国科幻的大地”

人民邮电出版社
POSTS & TELECOM PRESS

王晋康
著

MOVIE THEATER
ON PAPER
纸上电影馆

转生 的巨人

The Reborn
Giants

刘琥
绘

人民邮电出版社

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转生的巨人 / 王晋康著 ; 刘琥绘. -- 北京 : 人民
邮电出版社, 2012.9
(纸上电影馆)
ISBN 978-7-115-28819-6

I. ①转… II. ①王… ②刘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
— 小说集— 中国—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45133号

纸上电影馆

转生的巨人

-
- ◆ 著 王晋康
绘 刘 琥
责任编辑 刘 朋
执行编辑 刘佳娣
- ◆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崇文区夕照寺街14号
邮编 100061 电子邮件 315@ptpress.com.cn
网址 <http://www.ptpress.com.cn>
大厂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- ◆ 开本: 700×1000 1/16 彩插: 1
印张: 18.5 2012年9月第1版
字数: 355千字 2012年9月河北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115-28819-6

定价: 39.00元

读者服务热线: (010)67132692 印装质量热线: (010)67129223

反盗版热线: (010)67171154

广告经营许可证: 京崇工商广字第0021号

序

2011年美国科幻大片《盗梦空间》在国内热映，不少观众指责这部影片盗用了王晋康中国科幻银河奖获奖作品《七重外壳》的构思，甚至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。

这样的指责并非个案。前几年的《阿凡达》也曾被指盗用了俄罗斯著名科幻作家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的科幻创意。然而，作为“受害者”本人，无论是王晋康还是鲍里斯·斯特鲁伽茨基，均对此低调回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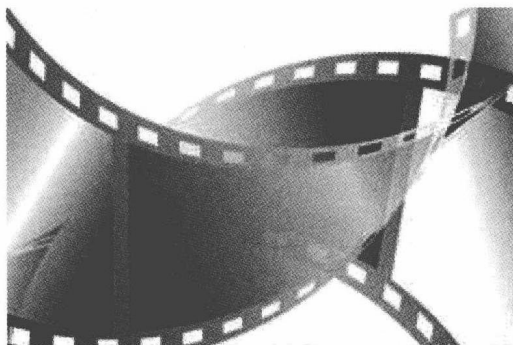
与普通观众及热衷于新闻的媒体不同，资深的科幻文学、科幻电影爱好者以及淡泊名利的科幻作家，更相信这种“盗用”其实是一种美丽的巧合。新奇的、前瞻性的创想是科幻文学的核心价值之一，无论是电影工作者还是科幻作家对此都有执拗的追求。百年的科幻史为我们留下无数璀璨的想象力结晶，我们难免会在这宝库中发现几颗相似的宝石。

但尽管如此，这仍然是一个遗憾，一个试图在科幻片领域寻求突破的中国电影人的遗憾。

实话实说，发展国产科幻电影，我们并不缺乏优秀的原创资源。近些年，王晋康、刘慈欣、何夕、韩松以及陈楸帆、江波、夏笳等科幻作家创作了大量的极富创意的优秀科幻小说。尤其是王晋康，作为目前中国最多产、最具影响力的科幻作家之一，早在1993年刚一闯入科幻界，便显现出明星般的光芒。彼时的《科幻世界》刚刚改为月刊，王晋康的出现意味着一个时代的开始，而那个时代甚至可以用“王晋康时代”来命名。他的科幻小说不仅有令人拍案叫绝的奇想，更包含对现代科学与人类文明的深刻洞见与哲思。他笔下的那些人物身上散发着东方哲学家的魅力，灵魂深处打着让我们备感亲切的中国人特有的思想钢印。当然还有爱，东方式的大爱。他的小说很多都具有改编成影视作品的潜质。这些潜质可以概括为出奇的想象、精巧的故事、紧密的人物关系、个性鲜明的人物、人性与人情、震撼性的画面、东方式的思考等。在我们的期待模式中，这不正是中国科幻电影应该拥有的要素吗？但是很显然，这样的优秀资源的价值现在仍然未被足够认识。

为此，我们特别精选了《生命之歌》、《终极爆炸》、《转生的巨人》等7篇王晋康最值得改编成电影的科幻小说，制作了这本形式别致的“纸上电影馆”。我们相信读者会喜欢这七篇科幻佳作，更期待有一天它们能变成中国的科幻大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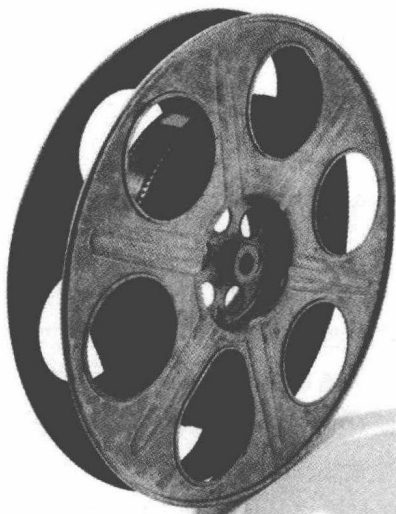
未来总有其不确定性，但那个确定的未来，必由我们所创造。



目录

CONTENTS

转生的巨人	001
活着	027
生命之歌	055
五月花号	135
生存实验	163
豹	191
终极爆炸	245



转生的巨人

主角：世界首富今贝无彦、脑外科圣手元濂医生

主题：人性的欲望

世界首富今贝无彦为了躲避高额遗产税，预先购置了一个无脑儿，并让律师君直任前为他争取到了“无相对人确权”——只有大脑才是他唯一有效的法律代表。随后，脑外科圣手元濂医生成功地把今贝的大脑移植到无脑儿身体中，今贝获得重生。

但新生儿发育得越来越快，饭量奇大。元濂也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：今贝无彦无比强大的贪欲已经冲破了上帝关于身高的限制，因此他会无限生长。今贝很快就长成一个巨人，面对这个难题，元濂医生能找到解决办法吗？今贝的命运又会怎样？

1. 三则新闻

今年J国媒体热炒三则新闻，都跟西铁集团掌门人今贝无彦有关。当然了，鉴于今贝先生的身份，只要和他有关的事都不可能是小事。今贝先生今年70，是J国首富，在J国经济泡沫没有破裂前，连续多年高居“福布斯世界富豪排行榜”的首位。他拥有的土地占J国国土总面积的1/6，我想，即使以豪富闻名的所罗门王，与他相比恐怕也望尘莫及。今贝先生为人阴狠果决，目光如刀，看人看事入木三分，可以说是J国财界的教父和精神领袖。另一位著名财阀平田昭夫便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，说他是“中国唐太宗一类领百年风骚的伟人”，又慨叹道：“既生瑜，何生亮！”

新闻之一：今贝先生的私人律师君直任前受当事人的委托，向皇京地方法院提出“无相对人预防式确权申请”。这个申请相当古怪，在世界范围内开此类申请之先河。神通广大的君直律师能让法庭受理他的诉讼请求，这本身就是他的一个大胜利了。

……

律师：我谨代表我的当事人，向法院提出“无相对人预防式确权申请”。我的当事人不幸患了右臂骨瘤，马上要截肢，并考虑移植新肢。但右臂被截肢后就不能使用原笔迹签付支票，并失去了其主体资格的重要象征之一——指纹。为了确保当事人的各项权益不受威胁，特提出申请，请法院预先确认：失去和更换右臂的当事人仍然享有他原先享有的所有权利。

法官：首先向不幸患病的今贝先生表示慰问。不过，在法律上，“人”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，虽然没有明确的条文，但失去一条右臂的人无疑仍具有他原来拥有的所有权利。关于这一点，并不需要进行特别的确权。至于你所说的签付支票的笔迹问题，只需经过某种技术性的转换即可。

律师（笑）：不，不是这样简单。我的当事人确实高瞻远瞩，他从这件似乎不必认真对待的小事上，看到了当代法律的最大漏洞，那就是法官先生刚才说的：未能对“人”这个概念作严格的定义。现在，假设我的当事人将失去的不仅是一只右臂，他还要——原谅我说这些不祥之言——遭遇一场车祸，失去两只胳膊，眼睛瞎了，面容被毁，声带被毁，还可能被迫换上人造心脏，总之，假设他失去了作为今贝先生的所有外部特征，甚至连DNA检测也有不确定之处（植入的新肢体或新器官含有异体DNA），只有他高贵睿智的大脑仍保持完好，这时他是否还是可敬的今贝先生？是否还该享有今贝先生的一切权利？

法官：当然，这一点不必怀疑。

律师：好！这就是我的当事人的要求。他不奢望在一夕之间改变国家的法律，仅打算对涉及他个人权益的方面作一点小小的安排：请法院预先确认，在我的当事人的身体上，只有大脑是他唯一有效的代表。这种安排可能最终被证明是过分谨慎了，但谨慎总是没有害处的。

……

最终，君直任前律师赢了——从法院拿回了正式的确权文书。不必奇怪，虽然这种“无相对人预防式确权申请”没有先例，但他在法庭上阐述的道理却无可置疑。谁不认为大脑是一个人的最重要的部分？何况，J国经过多年争论刚刚通过了一项法律，正式以脑死亡代替心脏死亡作为死亡的判别标准。

那时有不少人对于今贝先生的动机猜测不已，不过没一个人猜出，那是为一个史无前例的手术作法律上的准备。手术将由我主刀，不过，并不是截肢或手臂移植这类简单的手术。

新闻之二：今贝先生的律师为他预购了一个无脑儿的身体。报道这则新闻的记者困惑地说：无疑这是为了今贝先生的右臂移植，但他1.67米的身体怎么可能安上一个婴儿的右臂呢？

那时山口太太已经怀孕20周，B超和AFP检测都确认她怀了一个无脑儿。君直律师在几十家医院布置有情报员，在得到这个消息的当天就带上我一同赶去了，我的工作检查无脑儿除了大脑之外的健康状况，检查结果很满意。山口夫妇都是渔民，生活相当拮据，这正是君直律师选中他们的原因。见面时，这对夫妇还未从这个打击中平静下来，显得沮丧和悲伤。律师诚恳地说：

“对你们的不幸我非常同情，我代表一位好心的老人，愿意为你们做一点儿事情。你们不必担心钱的问题，那位好心人愿意代你们支付全部医疗费用。”

夫妇俩客气地向我们连声道谢，不过看得出，他们对两位不速之客的来意不乏疑虑。

律师问：“你们打算把无脑儿引产吗？”

山口沮丧地说：“只有引产了，先生你应该知道，这种先天性疾病是无法医治的。”

“对，现代医学对此无能为力。不过我有一个建议请二位考虑。你们是否愿意让这个不幸的孩子活在别人的身上？对，器官移植。无脑儿的眼睛、心脏、肝、胆、肾、胰、脾、手足甚至整个身体都将健康地活在别人身上。这样，对你们的心灵将是很大的安慰。而且请你们放心，我们会采取非常人道、非常负责的做法。我们将雇用最好的医生护士来照料山口太太，直到安全分娩。无脑儿出生后，我们将用人工心肺机维持它的生命，至少维持半年时间，直到确认没有任何治愈的可能后再进行移

植手术。另外，你们也将得到可观的营养补贴。你我都知道器官买卖是非法的，但法律并不禁止病人家属主动捐献死者的遗体，也不禁止一位慈善家对不幸的父母给一点儿营养补贴。”

山口眼中透出贪婪的光：“多少？”

律师大度地说：“看你们的需要吧。”

山口太太在悄悄拽丈夫的衣袖，山口犹豫着：“我与妻子商量一下，可以吗？”

“当然，当然可以。”

我们退出病房，通过半开的房门，见山口与妻子低声交谈着。妻子似乎在反对，丈夫劝她，我们听到一句：反正胎儿活不了，又不是我们狠心。在他们商量时，律师一直背着手远望天边，神态笃定。果然，最后山口太太还是同意了，山口喊我们进去，咬咬牙说：“1000万日元，不能再低。”

我知道这桩买卖的标底是3000万，山口的要价远远不够。律师不动声色地说：“太高了。作为营养补贴，这个数目无疑是太高了。山口先生，你让我很为难。”山口想说什么，律师摇摇手打断了他，“不过，既然我有言在先，那这个难处就由我承受吧，我将尽量说服我的当事人，我想他会答应的。我已经说过，他是个心地非常慈善的人。但我要严肃地强调一点：你们以后也许会知道无脑儿的器官移植给谁，但绝不允许你们去打搅他。有关条款将在双方的合同中明确，如果违犯，你们将付出双倍的代价。请你们务必记住，我的当事人非常慈爱，原则性也很强，他最讨厌那些纠缠不休、贪得无厌的人。”

这番平静的威胁显然使那对夫妇印象深刻，山口忙不迭地点头：“我们不会失信的，绝不会。我俩会牢牢闭紧嘴巴。先生你尽管放心。”

无脑儿怀胎7个月时剖腹产下（无脑儿足月后常常已经死亡），他的父母果然从此消失了，以后不管媒体如何炒作，他们都没有露面，看来他们确实守信。我们用人工心肺机维持了无脑儿半年的生命。你可以说这是为了守约，但其实这项条款是扯淡，哪有无脑儿能够治愈？根本不具备这个可能。说白了，我们原本就打算半年后再实施器官移植，那时手术的把握性会更大一些。

年底，君直律师召开记者发布会，公布了今贝先生即将接受器官移植的消息。这是有关他的第三则大新闻。这种做法并不符合这位财界教父一贯隐身幕后的行事风格，不过，以后人们就会知道，他这样做是有用意的。

记者们蜂拥而至，都急着打探出内幕消息，期望着自己的稿子能上头条。他们都很困惑：今贝先生要接受什么器官？曾有消息说他右臂得了恶性骨瘤，但那显然是一次误诊，因为在此后的将近一年时间里，他一直健康如常，照旧用人们熟悉的笔迹签附着巨额的支票。比较敏锐的记者已经猜出，实际上那根本就不是误诊，而是为了那

次古怪的“预防式确权申请”释放的烟幕。那么，今贝先生究竟要从无脑儿身上接受什么器官呢？

今贝先生没有在记者会上露面，他此时在山台县脑神经外科医院的手术室里。而我正在手术室的净化槽里洗手，准备穿上绿色无菌手术服，开始手术。记者会上除了君直律师外，还有西铁集团总务部长中实一丑，他是今贝最得力的助手之一，在今贝先生术后一个月的时间里（那是神经快速再生需要的时间），他将暂时主持西铁王国的运行。此外，今贝先生的生活秘书小松良子也来了。漂亮的小松小姐又被称为“床上秘书”，因为，众所周知，今贝先生在性事上同样是一位伟男，即使到70高龄仍雄风不减，他的半公开的情人是论打计算的，有影视明星、奥运明星、吧女、女学生、女政治家，等等，而小松是其中最得宠的一个，月工资高达6000万J元（想想这具无脑儿的身体才值1000万）！得宠的原因是不大能为外人道的，据说她能用某种非常“那个”的办法满足这位老人的性怪癖。

媒体从未指责过今贝先生对女人的兼收并蓄。这大概是基于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：占有国土1/6的强者，多占有几个女人应该算是天经地义吧。反倒有人赞赏他的平民风格，因为他找情人并不局限于上流社会中。

不过，我看着表情招摇的小松小姐，禁不住暗想：她的6000万J元的月工资恐怕不保险了，因为，在这次手术后的许多年内，今贝先生肯定用不上这位情人了。

记者招待会上没有今贝先生的家人。他的妻子已经去世，两个儿子今天都未露面。我知道其中的原因：在这次手术之后，那两位不幸的儿子今生今世甭再指望继承西铁王国。自然喽，他们肯定对老爹的决定极为不满——如果不说是仇恨的话。今贝先生事先倒是做了安排，给两个儿子分了少量家产。现在，他们已经脱离西铁王国，自立门户，与今贝先生形如路人了。

……

皇京新闻记者：律师先生，请问今贝先生今天到底接受什么器官的移植？我们已经知道，他的右臂实际并未长骨瘤。

律师（笑）：这正是我今天召开记者招待会的目的。我正式向大家宣布，今贝先生将接受一次全面的器官移植，包括双腿、双臂、心脏、肝、胆、肾、胰、脾、眼睛、耳朵、舌头、鼻子、躯干等，除了一种器官——大脑。

KHN记者（目瞪口呆）：你是说……实际上，这个手术并不是今贝先生要接受什么器官移植，而是把他的大脑移植到无脑儿的体内呢？

律师（严肃地）：你说错了，把主客体混淆了。众所周知，无脑儿不能算真正的人，不具备人的身份，在基督教国家，神甫都不为无脑儿作弥撒。而我当事人的大脑则是他本人唯一有效的代表，这是法院已经确认过的。不妨打一个比喻，人们常说“太阳

从东方升起”，但那只是习惯说法而已。如果使用严格的科学语言，则只能说“地球向东方转去，迎向太阳”。同样地，如果用严格的法律语言，只能说我的当事人今天将接受一个新的躯体。

时事通讯社记者：这种移脑手术是破天荒第一次，请问手术把握性有多大？

律师（再次纠正）：不，不是移脑手术，是移躯手术。我们相信它会成功的，我们已经为它作了18年的准备。

KHN记者：我明白了，半年前你们向皇京地方法院提出的无相对人预防式确权申请，就是为了今天的手术？

律师：你们可以这样认为。现在，手术马上就要开始，所有来宾将目睹手术的全过程，不是通过电视屏幕，那样的见证没有法律效力，而是通过手术观察室的玻璃墙。诸位将亲眼目睹移入无脑儿脑颅中的，确实是我当事人的大脑而不是别人的。有件事拜托诸位，手术后麻烦所有在场的人在见证材料上签上你们的名字。现在，请诸位到手术观察室吧。

律师领着25位记者来到手术观察室，透过一堵玻璃墙壁，手术室内的情形看得清清楚楚。十几位医护已经作好术前准备，那个无脑儿躺在一张手术床上，用白色罩单盖着，只有畸形的脑袋露在外面，它的人工心肺机尚未摘除。今贝无彦先生则坐在另一张手术床上，一向冷面对人的他今天难得地微笑着，向玻璃墙后的记者们挥手致意。仅一位记者代表获准进入手术室，他穿上无菌服，把麦克风举到今贝先生面前，请他讲几句。今贝安详地说：“今天是我的生死之赌，请诸位为我祈祷吧。如果我能以新形体新面孔从手术床上下来，请诸位不要认不得老朋友，请不要以貌取人。”

他的幽默没有引起笑声。倒不是记者们反应迟钝，而是平素对他太敬畏了，在他面前似乎不敢开怀大笑。他又通过麦克风回答了外面几个记者的提问，我作为主刀医生也回答了两个问题。

然后手术开始。无脑儿的人工心肺机被移走，残缺的颅腔被打开。今贝先生被麻醉后也被打开了颅腔。医生小心地取出他的大脑，移入无脑儿的空颅腔，并用生物相容材料把大脑同颅外神经（视神经、脊髓等）进行桥接，这种桥接可以促使它们快速定向生长，在一个月内形成永久性连接。

在几十双眼睛的注视下进行如此高难度的手术，我自然免不了有些紧张，但总的说来还是胸有成竹的。可以说我的一生就是为了这个手术。我已经为此准备了18年，进行过数百次成功的动物实验。我绝不能失败，除了脑外科圣手元瀚是空的职业荣誉和责任心之外，还有一个砝码也是很重的——西铁集团20%的股份。

2. 人的嫁接

20年前，我从著名的皇京医学院毕业，来到不大有名的山台县脑外科专科医院

任实习医生。实习期满不久，我就遇到一个难度很大的手术，病人是一个4岁的女孩，患先天性颅裂，部分脑膜从裂隙处漏到嘴里，其中包括至为重要的脑垂体和下丘脑，一旦因进食等原因使其破裂，会立即危及生命。医院认为必须马上做手术。但这个手术风险极大，医院经验不足，几位资深医生都建议患者转院。最后是我力主接受这个病人并做主刀医生。手术成功了，25岁的元濂是空在一夕之间成了医学界的名人。

不久，今贝无彦先生通过律师邀我见面，我对他的邀请受宠若惊。J国首富的垂青，自然意味着金钱和地位在向我招手。而且我有非常强烈的好奇心，想近距离看看这位拥有国土面积1/6的巨富到底是什么样子，是什么心态。至于他约见我的用意，当时我却不甚了了。今贝先生旗下主要是休闲产业、钢铁和铁路，并没有医院或生物产业。他总不会要我去当专职私人医生吧，脑外科医生专业面太狭窄，是不适宜当私人医生的。我心中很矛盾，既盼望跟着他青云直上，也不乏疑虑。谁都知道他著名的用人之道：不用天才只用庸才，因为他的集团一直实行帝王式管理，自古以来帝王不需要特立独行的臣子。他虔诚信奉中国荀子的性恶论，对每位新员工都要先用怀疑的目光盯着，直到你用行动证明你的忠诚。

今贝先生中等个子，衣着极简单，脚上的皮鞋甚至已经磨花了。但他的目光极为锋利，不怒而威，有股天然的帝王之气。他身边的助手，包括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总务部长中实一丑，都对他毕恭毕敬。他请我坐下，没有寒暄，开门见山地说：“我知道元濂先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。我今年已经52岁，该对自己的晚年未雨绸缪了。请谈谈你对衰老和死亡的看法。它们能避免吗？”

我谨慎地说：“对于衰老和死亡有各种学说，比较可靠的是‘程序性’说，就是说，生物的衰老和死亡都由基因中的指令所限定。比如人体细胞在分裂50次后就会死亡，并带来机体的死亡。只有生殖细胞和癌细胞能够把自己的时钟‘拨零’，因此它们是长生不死的。所以，只要能改变这个程序，死亡并非不能避免。”

“有什么办法能把人体所有细胞都拨零？我知道果树的嫁接就能做到这一点，比如把黑宝石李嫁接到毛桃上，年轻的毛桃能使李树的生物钟回零，所以李树可以一代代嫁接，长生不死。人可以嫁接吗？”

我一时没听明白，“你说人的嫁接？怎么嫁接？”

“嫁接大脑。大脑将被新的身体接受，并接受后者的基因指令，把时钟拨零，同时又保持着原来的意识。”他看到我吃惊的表情，平静地说，“先不要说不行，想想再说。”

我认真考虑了很久，最后说：“你的想法很超前，但理论上是可行的，迁到新身体的大脑细胞的时钟很可能被‘砧木’拨零。不过移脑手术会相当繁难，现在已经有移植猴子头颅成功的先例，但仅移植大脑的难度要大得多，因为要把移入的大脑同‘砧木’的很多颅外神经进行连接，比如视神经、脊髓、听神经、舌神经、面神经等，而

且中枢神经的再生一直是个难点。”

“我知道很难，你只说有没有成功的希望？在二三十年内？”

我犹豫良久，才说：“不能说没有。”

今贝先生果断地说：“那就该试试。我聘请你全权负责这件事，怎么样？我了解你的才华和勇气，而且你将享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资金支持。抓紧干吧，争取在我有生之年实现突破。至于你的待遇，”他用入骨三分的目光看看我，“有两种方案任你选择。你可以拿5倍于你目前收入的固定工资，而不管你的研究能否成功；或者一直拿你目前的低工资，但在你成功之后，具体指标就是我的大脑移植一周年之后仍然存活，那时你将得到西铁集团20%的股份。”

西铁集团20%的股份！这将使我一夕之间成为跻身福布斯排行榜的世界级富豪。我算不上非常贪财的人，但要说上千亿J元的财富对我没有诱惑，那是扯淡。我震惊地看着他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他面无表情地说：“送你20%的股份我不会心疼的，如果我能永生，就不用向政府交纳70%的遗产税，算起来，我还多了50%的财产呢。”

我知道按J国法律，个人财产超过20亿J元的，遗产交接时应交纳70%的遗产税。今贝先生一直认为：这是典型的强盗法律，是明火执杖的抢劫。

他问我：“我的建议怎么样？我个人更希望你接受第二种方法。”他又用那种锋利的目光看我，看得我像被剥光了衣服，“也许有些人对金钱并不贪婪，但只有把收益同成果挂钩，他才会迸发出最大的创造力。”

他用肥硕的诱饵在我面前恣意晃动，无情地勾出我内心深处的贪念，不为我留一丝遮盖布。刹那间，我在平素对他的敬畏中平添了几分恨意，犹豫片刻后我咬着牙说：“好，我接受聘请，并愿意接受第二种待遇。”

他看来早知道我会这样回答，点点头：“很好。我很喜欢你的性格。相信我们的合作会很愉快。”

3. 早慧的婴儿

2012年秋天，一个70岁的婴儿呱呱坠地。他的啼哭宣布了我（及我手下一万多名研究人员）18年的努力最终获得了成功。我欣喜地想，我的20%的股份要到手了。

不过这哭声不能说是今贝先生的，那是来自他的“砧木”（那个无脑儿）的本能。随着今贝的大脑逐渐同“砧木”体内的神经接通，他逐渐接管了这具身体。一个月后我来到育婴室时，今贝先生已经完全从无脑儿的身体内“脱颖而出”。我面前是这么一个怪物：七个月的婴儿身体（加上手术前无脑儿存活的半年），娇嫩的四肢不停地弹动着，皮肤吹弹可破，小屁股胖得全是豌豆坑儿。特别大的脑袋——婴儿的原脑腔太小，虽然今贝先生70岁的大脑已经萎缩，但仍不能装进去，是我用手术再造了一个足够大的脑腔。

大脑袋，五官位于面庞的下部——这正是典型的婴儿面部特征。所以，这个特大的脑袋更使今贝十二分的婴儿相，不由人不怜爱。但任何人只要看了他的眼睛，就不会这么说了。他的目光仍然像千年老妖，锋利如刀，能剥去你的衣服和任何伪装，让你不寒而栗。

现在，他用这样冷厉的目光看着我，说出了他的第一句话：“元濂，看来你那20%的股份要到手了。”

说话的声音奶声奶气，但口气却老气横秋、尖酸刻薄，这种强烈的反差让人心里很不舒服。我不免恼羞成怒，因为这个刚会说话的“幼儿”一下指出了我内心深处的贪念。我挖苦地说：“谢谢你还记得自己的许诺。我本来要对你的意识进行测试，看来用不着了。从这句话的口气看，我面前确实是今贝先生，不用怀疑。”

受今贝聘用18年来，我已熟知他的性格：圣心独断，严厉刻薄。他的手下都是绝对驯服的，即使主人把唾沫啐到脸上，他们也会保持着笑容，等到主人离开后再擦去。即便权高位重的中实先生也是如此，可能只有君直律师除外。不过我的身份比较特殊（我握着今贝的生死呢），用不着这么奴才，我仍然对他很敬畏，但现在是多少带着恨意的敬畏。当他对我说话的口气过于尖酸时（对他的部下，他很少不用这种口气说话），我也会反唇相讥。后来我发现他其实很喜欢这样，喜欢能有一个人经常同他血淋淋地互相刺伤。也许他听的阿谀太多，日久生腻了吧。这会儿听了我的挖苦，今贝放声大笑，有如枭啼。然后，他颐指气使地说：“我饿了，我要吃奶！”

今贝苏醒之前我们一直用静脉滴注法维持生命，但奶妈早就准备好了，准备了3个。当然不会用上这么多，但小心一点总没坏处，再说我又不必为资金犯愁。很快我就知道，这个决定是多么英明。3个奶妈都是从偏远地区的农村来的，倒不是我们为了省钱，而是如今城里的哺乳期女人们常常没有足够的奶水。第一个奶妈进来了，一眼看见婴儿特大的脑袋，非常吃惊，不过什么也没有问，把今贝抱到怀里，撩起衣襟。她的乳房非常饱满，这会儿已经“惊奶”，溢出的奶珠儿散发着奶香。今贝朝这对乳房打量一番，满意地向我点点头，抱着乳房贪婪地吃起来，我能清楚地听见他急迫的吞咽声。两个乳房很快吃空，他恼怒地哭了一声（这是“砧木”本能的又一次反弹），但哭声半截里突然止住，他粗暴地命令：“我还要吃，再找一个来！”

奶妈不知道怀中的婴儿已经会说话，更料不到会是这样的口气，惊得目瞪口呆。我挥挥手让她出去，换来第二个，然后是第三个。一直到6个乳房都吃空，今贝才吃饱。护士栗原小姐抱起他拍打后背，他满意地打着奶嗝，说：“我从即刻起恢复工作，让中实一丑来见我吧。”

中实先生带着5个部下立即赶来，向他汇报一个月来西铁集团的要事。今贝先生坐在护士怀里听汇报，果断地下着指示。看着6个大男人在一个大脑袋婴儿面前毕恭

毕敬，实在是一道别致的风景。

不过我没有时间欣赏，我下令立即再找几个奶妈，依今贝的饭量，3个奶妈很快就会不够的。事实证明我的决定非常及时，今贝先生的食量飞快地增加，远远超出任何人的预料。到第七天就需要10个奶妈了，半个月后是25个，一个月后则变成了100个。他的生长则更为惊人，夸张一点儿说，站在旁边看他吃奶，都能感觉到那个身体不停地膨胀。

奶妈的报酬也是今贝先生“转世”前钦定的，大致同我的待遇方案一样，有两种方案可以自选：一种拿较高的固定工资，一种拿较低的固定工资但一年后有2000万J元的特别酬金。大部分奶妈选了第二种，对于这些比较贫寒的女人，2000万的诱惑是难以抗拒的。不过，大部分奶妈最终没能拿到它，她们干了一两个月后都落荒而逃。原因有两个，一个是这位大个子婴儿（那时已有10岁孩子那么高）的吮吸太贪婪，常常吸出血丝来还不罢休，疼得奶妈们咬牙蹙眉；第二个原因——不大好说的。当今贝两手捧着乳房吮吸时，眼睛也不闲着，有那么一股邪味儿，那绝不是吃奶孩儿看“妈妈”（乳房）的目光。我对此其实早看在眼里，只是没有对别人说破。我知道今贝强大的雄性本能已经苏醒，他多半把奶妈们想象成大胸脯的小松小姐了。

我只好尽力扩大奶妈的来源。在这之前，今贝先生坚持只让我在本国征聘，他要保证“大阳民族乳汁的纯正”。但此时已经需要1000名奶妈，国内确实无法组建一个近千人的奶妈军团。在我反复解释后，今贝终于放宽条件，允许我向第三世界征聘。

1000名奶妈很快找齐了，我告诉今贝先生，新来的奶妈们大都选择了第一种付酬方案。我解释说，这些不开化的女人个个都太短视，只知道眼下就能装到口袋里的钱才是真实的，只好由她们了。实际是我悄悄劝她们这样选择的，我不忍心让她们落荒而逃时还两手空空。

当然也有不相信我的好意、坚持选择第二种付酬方案的奶妈。当我为她们暗地惋惜时，有时也不免想到自己，我是否就比她们聪明？也许二者没有可比性，毕竟我已经基本成功了，西铁集团20%的股份可以说已经到手了。不过——我不敢说君直律师会不会在暗地里可怜我。他一直是拿固定报酬的。

我们离开医院，迁移到今贝旗下一家皇子饭店。饭店停止对外营业，因为1000名奶妈的吃住已经让饭店饱和了。每天，排成长队的奶妈们络绎不绝地走进今贝的屋子，又走马灯似的出来，那场面煞是壮观。她们的进出几乎没有停顿，因为一天内吃完1000个奶妈的2000只奶子，那可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啊！今贝的生长速度非常惊人，3个月后已经长到一米七了。他的膨胀已经不是什么“感觉”、“似乎”这类词所能形容，现在，站在旁边看他吃奶，能清楚地看到那个身体吹气球般不停地胀大。这种情形让我心生敬畏：世界上哪有如此强悍的生命力，如此强大的占有欲？毫无疑

问，有关指令必定来源于今贝的大脑，而不是来源于“砧木”。想想这么一个普通的无脑儿身体，在接受了今贝大脑的指令后，就化普通为神奇，实在匪夷所思。天纵奇才，世上没有第二人能够如此，你不服气都不行。

今天，君直律师和中实先生匆匆赶来，带来一个坏消息。律师说：近日国内舆论渐渐形成了敌意的氛围，很多人认为，一个巨富滥用科学方法来逃避公民应尽的交遗产税义务，并用不断更换肉体占死世上这个位置，实在是贪得无厌。他们敦促有关部门采取行动，但法律界人士说，法律对此无能为力，法律无法剥夺今贝先生的权利，因为他的大脑确实活着，何况他事先还特意对大脑的代表性作了预防式确权。他俩陈述这些情况时，今贝先生没有中断吃奶，而是用眼睛斜睨着律师，冷冷地说：“只要法律莫奈我何，一时的舆论算个鸟！”

律师看看中实，中实忧虑地说：“舆论也不能不重视，现在有些势利的政界要人已经在撇清同西铁集团的关系了。”

今贝仍不停地吃奶，过了一会儿才冷静地说：“去把舆论扭过来。找几个咱们的记者，利用‘婴儿’做文章，激发社会的母爱。”

律师立即频频点头，看来他马上就领悟到这个指示的英明。他们又商量了一会儿具体做法，然后两人准备起身告辞。我趁机提出一个建议：“今贝先生，1000名奶妈的开销太大了。现在你已经有了相当于15岁的身体，满口好牙，为什么不试试吃食物呢？”

那两人还没发表意见，今贝就怒冲冲地说：“你想剥夺我吃母乳的权利吗？你不要忘了，不管我的身体有多高，但我的年龄只有两个月大，吃奶是我的权利。我至少要吃够一年再断奶。”他冷冷地说，“请不要担心你的股份，区区1000个奶妈的开销不会让我的财产缩水。”

我被噎得倒抽一口气，真想把一口唾沫啐到这怪物脸上，然后拂袖而去。不过——我舍不得快要到手的股份。我恼火地发现，今贝先生移居到新身体后脾气更坏了，完全是一个被宠坏的脾气乖戾的孩子。

君直律师看看我，圆滑地说：“元濂君的建议是好意，今贝先生心中是理解的，请元濂君不要见怪。不过，中断哺乳这件事以后不必再提了，今贝先生的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。”

律师非常有才华，轻易就扭转了舆论。方法再简单不过，就是把过去一直严格保密的、有关今贝先生的生活照有选择地披露了十几张。

——大头婴儿在哭（他才苏醒时哭的那一刻）；

——他在香甜地吃奶；

——奶妈正怜爱地看着他；

